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麦季想起彭庄



□河海洋

一个时节有一个时节的色彩,黄发小儿口诵节气歌,仿佛打开一幅长卷。春去夏来,立夏、小满、芒种……日子到了小满,唯有一个绿字堪任。

绿,因王临川而贵,名扬天下。一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千年诗话,倾国倾城。绿得活,绿得有情有义有温度,绿得有气脉和神思,有气节。半山先生,晚年以金陵为故里,以一座半山陋园寄心归处。一个绿字,画出他一生的沉浮,绿得深沉,伟大。

所有的一切,属于山的,还给了山,属于水的,还给了水。曲折深山,一毛驴,一老叟。绿了山林,绿了川。唯有蹄痕,不绝于途;唯有铃声,回荡千年。临川、安石和半山,你是谁?

我从小路上走,去田头看麦子。人家在旧年秋天里,丢种在垄上的一行蚕豆,浅紫的花也开过了,正结满绿莹莹的豆荚,肥肥胖胖的,挺着肚子,一鼓一鼓的隆包,是蚕豆粒在长大。最浩荡的莫过于麦田。成片成片的,一大片满是的,齐刷刷、笔直地站立,像是得了号令。前些日子,麦花上场,一片要飞的气势,像是欢乐的音符,昼夜不停地流淌。风起了,风吹麦浪,煞是好看,比那耳熟能详的歌曲还动听。植物是有灵性的,它们自发地歌唱,是生命的壮行。



最爱垄头麦

六一居士欧阳修,走过麦田曾歌吟“最爱垄头麦,迎风笑落红”,这是属于诗人的欢乐,也是属于麦子的礼赞,小满时节的麦。此时,麦粒初服,不张不扬,正是小满写照。我在田边,折下两株麦穗来,是小麦,一梭子麦粒,簇拥成塔,一粒一芒,芒芒骨立。看着这喜人的麦穗,谁能不喜形于色呢?这时的麦,有一种特别的绿——黄绿,和初春那种嫩黄之绿不同,那是属于初生的新绿,而小满麦子的绿,是一种向老的黄绿,是一种抽干水分后的枯形成的绿,这黄绿中包藏的是金,是生命对生命的回馈,是生命对生命的敬畏,是博大,是笑对生死的傲骨。落花流水,笑傲落花。是花,是麦,亦是人。

走在寂静的田垄上,听见鸡鸣,听见鸟啼,也听见醉翁的一声笑。可巧,在一片麦丛里,有养养草,并不知道它的学名,只是顺了儿时的叫法。这种草,没有麦秆的骨立风姿,妖娆而生,遇到什么就贴着什么长,此刻反倒高出麦秆来,在麦田上招摇呢!麦子,一点也不在乎,任其嚼瑟。麦,有这样的底气,不以高争之,也不以姿慕之。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生慧。麦子,似乎是一个哲学家。我突发好奇,数一数那麦穗上的麦粒,足足胜过百数。凝望黄昏下的麦田,我看见另一种力量!

我想起祖父,每年的这个时节,他总爱走在麦地边,有时候摸一摸那些锋芒毕露的麦子,有时候又看看远方,扫过所有的麦田。当然,他是一定要捋下一把麦粒来,用他布满老茧的手掌,搓一搓,搓掉谷壳,放进嘴里嚼一嚼。他用嘴,判断收麦子的时机。他把这些老伙计,刻在他自己的时间里,他的手和嘴上。植物无言,却有信。其实,人和植物,是有交流的,也是可以对话的。

天地小满,五月的麦子,在演讲。

小满到芒种之间,也就是阳历五月底六月初,华北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子渐渐成熟了。在文学作品中,形容这个景象的文辞有许多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,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。

无论我走到哪儿,我的老家彭庄那金色的麦浪在我的脑海里都是抹不掉的。

那些年,学校在芒种前后要放一个星期的暑假。老师们学生们都要回家收麦子。

耀眼的阳光下,大人弯腰驼背,左手握紧一把麦秆,右手挥着镰刀贴根割起。这对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:不小心的话会割到自己的小腿;挥镰过高的话,留下的麦茬太长,会耽误种玉米;速度太慢的话就割不完。

大人在前面割麦子,孩子们就跟在后面捡起落下的麦穗。

大人把割起来的麦子捆成一个“麦个子”,再把小孩捡的麦穗塞进“麦个子”里,抱到地头的排车上摆起来,用绳子缠好,开始往麦场里拉。

男人站在车前,把车攀套在肩膀上,双臂撑好车把,使劲压下去,掂一下试试前沉还是后沉,调整好了之后,女人把在侧面系好的绳子勒到肩上,用手紧抓着,跟着男人往前倾着身子拉着走。孩子就跟在车后面撅着屁股帮着推。

一趟又一趟,拉完了,各家的“麦个子”在麦场堆成一座座小金山。大人找村干部约号排队,等着用村里的打麦机打麦,孩子就在麦场里疯跑。

等轮到自家打麦了,大人忙着一捆一捆地把麦秸塞到打麦机里,孩子就帮忙抱“麦个子”。

偶尔有个骑自行车卖冰棍的。大人一高兴,花一毛钱买个冰棍,孩子便开心得不得了。即使姊妹俩你一口我一口地舔着,也是美滋滋的。卖冰棍的一般是附近村上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,割麦的活还不太会干,骑自行车倒是熟练了。

有时候打麦要挨着号排到夜里,孩子们就躺在麦秸上睡觉。一般也睡不着,麦秸上很刺痒,打麦机又轰隆隆的。

当时的我,不顾打麦机的嘈杂,一

个人静静地躺在麦秸上,瞪着眼睛看天上的星星,想象着渺远的世界。是不是另一个星球上,也有个孩子像我一样正躺在麦秸上?他在想什么呢?

打完了麦,大人又开始用木锨扬场,用木叉挑麦穗……场上,路上,一摊一摊地晒起麦粒和麦穗。

麦地里剩下麦茬,还顾不上刨,就要赶着种玉米了。每三行麦茬中间,种下一行玉米。大人在前面刨坑,孩子跟在后面,把两粒玉米种子丢在一个坑里,一行完成了,大人再返回来,把一个个坑给“溜”平。这是要有技术的,踩得太结实了不行,土壤太紧了玉米幼苗就拱不出来了;踩得太松盖不住,更不行,那样种子就发不了芽。

有的年份麦子长得慢,熟得晚,来不及割麦子就要先穿插进去种玉米。那个技术就更复杂,我已经记不清细节了。

把玉米种上后,麦粒和麦穗也晒干了,家家把麦粒装进麦缸里,把麦穗筑成麦穗垛。筑麦穗垛更是个技术活,要保证筑起来之后不会倒塌散开,即使刮大风,也安然无恙。以后烧火做饭,要从麦穗垛里往外一搂一搂地掏。地里的玉米苗从土里冒出头来,大人要到地里把没来得及刨的麦茬给刨掉,免得它们还要抢夺属于玉米的营养。这时候暑假已经结束,孩子们又回到学校上学了。等玉米从土里钻出芽来,还要间苗,间苗是个细活儿,不能让孩子进去乱踩。

村干部在大喇叭上吆喝,该交公粮了!大人们便用排车拉起上好的麦子,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送到镇上的粮站去。有时候赶上星期天,孩子便也跟着,大人在前面拉,孩子在后面推。回来可以在上庄的三岔路口歇息一下,有时候还可以在路边的饭店里吃上一笼包子。我当时特别能吃,奶奶花一块钱买了十个肉包子,我一口气就吃光了。为此,奶奶逢人就骄傲地炫耀我能吃。我当时还小,长大后说起这事,才想起我一个包子都没有给奶奶留。

麦季过后,大人孩子的胳膊上、脚跟上、肩膀上,多少会有些或深或浅的血印。胳膊上的是麦秸戳的,脚跟上的是麦茬戳的,肩膀上的是拉排车的车攀或绳子勒的。不过相对于丰收的喜悦,这些都不算什么。地里的玉米渐渐长高,新的轮回开始了。

不是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。要是麦子还没有熟透时来一场暴风雨,甚至冰雹,一片一片的麦秆被蹂躏之后无力地瘫倒在烂泥里,那就就惨了。要是把麦子收了之后拉到场上就下大雨,那也是揪心的事。要是一直不下雨,玉米在干裂的土里长不出来,或者长得很瘦,也很让人发愁,只得用压水机压水,用排车把水一桶一桶地拉到地里,用舀子一棵一棵地浇。在这样的年景里,孩子们自然就有了更多的心事,肉包子吃不上了,换季的衣服不买了,下一学年的学费更难交了,有些孩子盘算着不再继续上学了。过了热天,就会有些半大孩子到木匠铺铁匠铺裁缝铺杂货铺去当学徒了。

这就是我的童年,我的彭庄。当年我在彭庄的麦场里仰望星空时,我的理想很简单,就是走出彭庄。时至今日,遥想彭庄的麦季,又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。日子比以前好多了,我还是放不下牵挂。因为,在彭庄,在鸟山口,在潮河边,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,有我的乡亲,我的伙伴,我深深的爱恋。

□王茜

跑在太阳前

仓,缺点是镰刀割起来,人倍吃劲儿。洗瓜菜,也得趁早凉,太阳底下的水暖土热,一浇容易烫死苗,宁可少睡点觉,庄户人不敢开这个玩笑。

劳动惯了的庄户人,从来不吝惜自己的力气。坚信,力气不花钱,力气使不完。一个农忙,天天是丢了摊耙拿扫帚,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人,晒黑了非洲人,照样精神抖擞,从不喊累叫苦。庄户人会摸着良心告诉你,现在有了收割机,人享福多了,过去成片的麦子,不都是人一刀一刀割,人一担一担挑的。如今打个早工,毛毛雨也。

夏收,夏种,夏管。如同三个喜欢凑热闹的孩子,聚到了一块忙。面对围住手的农活,庄户人恨不能脚踏风火轮,双手变成千手观音。常常是,吃不完,跑不完,忙不完。甚至于,真想弄根棍子把太阳一直撑着,不让他落下,把白天时间拉长。

事实上,太阳该起起,该落落。庄户人唯有起五更,打早工,跑在太阳前面,抢时间,争速度,争分夺秒多干活。毕竟,节气不等人,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

筑场,翻地,浇水,栽山芋秧,胡椒、茄子,点黄豆,搭豆角架,拉山芋垄,施肥,薅草,打水等,三夏里五花八门的农活,排得满满的,全得与太阳赛跑。农活趁早凉,庄户人明白,清晨,是人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段。此时此刻干农活,见工。

但凡勤劳的人,从来反对睡懒觉,都喜欢跑在太阳前面。天亮了,太阳出来了。阳光,洒满希望的田野。麦浪翻滚,一片金黄。收割机隆隆开过来了,烈日下的夏收战役,全面打响,庄户人必将全力以赴。

这是一个崭新的早晨,当城里人悠悠起身,庄户人一趟农活早已妥妥做好。这是一群跑在太阳前面的人。庄户人披着一头汗水一身露水,匆匆忙忙走在回家吃早饭的路上。阳光,把一个个庄户人的脸,镀成了古铜色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庄户人的大忙五更天,苦,但快乐着。

筑场,翻地,浇水,栽山芋秧,胡椒、茄子,点黄豆,搭豆角架,拉山芋垄,施肥,薅草,打水等,三夏里五花八门的农活,排得满满的,全得与太阳赛跑。农活趁早凉,庄户人明白,清晨,是人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段。此时此刻干农活,见工。

但凡勤劳的人,从来反对睡懒觉,都喜欢跑在太阳前面。天亮了,太阳出来了。阳光,洒满希望的田野。麦浪翻滚,一片金黄。收割机隆隆开过来了,烈日下的夏收战役,全面打响,庄户人必将全力以赴。

这是一个崭新的早晨,当城里人悠悠起身,庄户人一趟农活早已妥妥做好。这是一群跑在太阳前面的人。庄户人披着一头汗水一身露水,匆匆忙忙走在回家吃早饭的路上。阳光,把一个个庄户人的脸,镀成了古铜色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庄户人的大忙五更天,苦,但快乐着。

筑场,翻地,浇水,栽山芋秧,胡椒、茄子,点黄豆,搭豆角架,拉山芋垄,施肥,薅草,打水等,三夏里五花八门的农活,排得满满的,全得与太阳赛跑。农活趁早凉,庄户人明白,清晨,是人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段。此时此刻干农活,见工。

但凡勤劳的人,从来反对睡懒觉,都喜欢跑在太阳前面。天亮了,太阳出来了。阳光,洒满希望的田野。麦浪翻滚,一片金黄。收割机隆隆开过来了,烈日下的夏收战役,全面打响,庄户人必将全力以赴。

这是一个崭新的早晨,当城里人悠悠起身,庄户人一趟农活早已妥妥做好。这是一群跑在太阳前面的人。庄户人披着一头汗水一身露水,匆匆忙忙走在回家吃早饭的路上。阳光,把一个个庄户人的脸,镀成了古铜色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庄户人的大忙五更天,苦,但快乐着。

麦语

在《大雅·生民》里,“不稂莠,麻麦穰穰,瓜瓞嗒嗒”,让人读到《诗经》中农业生产的主题和意向。麦,带着乡村田园的泥土气息,合着灵韵的春风,扑面而来。

那无边的绿,描摹着这个春天的希望和努力。电动车驶过田埂,我坐在村书记的身后,一路从《诗经》神游进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。

放眼望去,漫无边际的麦田中,赫然立着一间白色小房。电动车驶到小房门前,下车细细打量了一番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

是了,小房房的主人,是这片麦田的“守护者”——外地人,在我所驻点服务的梁垛镇沈倪村,承包了几百亩地,种植小麦。停下来细看,我才留意到小房附近的小麦,有的歪七扭八地倒成一团,有的身上长满了“黑点”,更遑论这周边几百亩地的小麦是何状态。

村书记重重叹了一口气。朴实纯粹的人,总是格外心疼大地的作物。她告诉我,这位种粮人,特别忧心,人虽然就在兴化,却也无力及时赶来管理这成片的麦田。

疲累的身躯,沉重的步伐,是走在前面的村书记投射在我眼帘的执着。刚值完夜班的她,一刻不歇,接到电话求助就立马往省道出口,接回这位在高速口因车遇故障而滞留的种粮人。想不到到了现场,几经电话联系,这位种粮人的车,竟停在距离出口4公里远的地方!别无他法,村书记只得步行。

在有些人眼里,4公里,或许只是一段轻松长跑的距离。然而,于这位村书记,却是一场考验。七年前,她曾遭遇一起严重的车祸,全身多部位粉碎性骨折。当年因胯骨未完全长好,留有不小的后遗症。而走完这4公里之后,她的脚步变“瘸”了。我很心疼,她却并不以为意,说人可以“瘸”,责任不能“瘸”。

等到把种粮人接到麦田里的小房前,已临近黄昏。许是看到了麦田因疏于管理而出现的各种“毛病”,种粮人内心焦灼,在倒车时一着急,错把油门当刹车,“哐”的一声,车屁股撞到了小房上。门歪了,我一时看傻了眼。

“老唐,你别急,修理麦田也不能急这一时半会,你先把车上的东西搬进屋,我去找人给你抬车。”村书记安抚着种粮人的情绪。手头刚忙完,她丈夫和村里的副书记也带着工具赶到了现场。几经尝试,几人终于在千斤顶的帮助下,把车从田埂旁的凹洞里“解救”了出来。

落日已忙不迭地跌入地平线,而这一日的零碎并未完结。我有点累,但我知道,有人比我更累。

回村部的路上,目送我们离开的,仍是那片无边无际的绿色麦田。驻村也有段时间了,却从不曾有机会见过小麦的花是哪般模样。记得以前在一本书上读到,小麦的花,开花时间极短,只有一刻钟左右。它开花,不为漂亮,也不为炫耀,只为授粉结果,实现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的诺言。

念头回转,那踏实肯干的村书记,何尝不像这小麦花,默默无闻,在村里无声地尽自己的全力。她和每个基层干部所付出的每一次努力,或许只是这宏大时代背景下,不起眼的微小笔画。可这,又怎会妨碍他们成全自我内心的英雄梦想?

眼前似有风,又将麦田的那片绿拂到眼前,带着暖意眼里翻滚。我再次沉到《诗经》中,静静聆听这人间物语。